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三

北魏

太子晃

魏太武帝延和元年立晃爲皇太子晃太武長子立時年五歲明慧彊識所聞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西征涼州命晃監國真君四年從太武討柔然至鹿渾谷與賊相遇言于太武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速進擊掩其不備尙書令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

卷三

一

必多須諸軍大集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太武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旣而獲其候騎言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太武深悔之自是晃所言軍國事多見納五年命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晃頗信任左右營園田而收其利侍郎高允嘗爲晃授經甚見禮待切諫曰殿下國之儲貳言行舉動四方所則而營立私



田與販酤市廛競尺寸之利。願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
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則休聲日至。諍
議可除。不聽。晃爲政精察。中常侍宗愛性險暴。所行多
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侯道盛。任事東宮。微爲權勢。與愛
不協。愛恐爲所糾。遂搆其罪。太武怒。斬道盛于都街。東
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時年二十四。謚曰景穆。太武
後知其無罪。追悼不已。宗愛懼見誅。遂弑之。文成帝卽
位。愛伏誅。追尊景穆爲皇帝。

欽定古今備載金鑑

卷三

二

臣等謹案太子晃以明慧之姿。出從征伐。入綜機
務。撫軍監國。可謂兼之。而讒搆所乘。竟以憂卒者。

何哉。蓋太武早爲建立。並總百揆。上疏稱臣。事佯
當。寢至營牟私利。謗議微聞。依附者藉權勢以
憑陵。仇怨者逞愆邪爲傾陷。道盛之獲罪。宗愛之
貽禍。厥有由然。太武不審慎于幾先。徒追悔于事
後。致賊臣懼誅。旋行弑逆。旣亡其子。而并自隕其
身。倚伏之故。可不豫凜水淵也歟。

廢太子恂

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立子恂爲太子恂孝文長子始
生時文明太后以恂當爲太子乃賜其母林氏死自撫
養之年四歲太后親爲立名字元道及冠于廟孝文臨
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
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後每歲
征幸恂嘗畱守主執廟祀恂不好學體素肥苦河南暑
熱常思北歸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恂甚銜之孝文幸

欽定古今備武金鑑

卷三

三

崧岳恂畱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于
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邊夜得寧靜厥明尙書陸琇馳
啓孝文孝文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
與咸陽王禧等親杖之拘于城西別館引見羣臣于清
徽堂議廢之太傅穆亮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謝孝文
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
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恒朔惡孰大焉若不去之是社稷
之憂也乃廢爲庶人置于河陽無鼻城以兵守之服食

所供麤免飢寒而已。恂在困蹶，頗知咎悔。孝文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告恂，復與左右謀逆。乃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初，孝文嘗謂崔光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光曰：「太子幼年涉學，不宜于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帝以光言爲然。

臣等謹案元魏踵漢武之失，將立其子而先隕其

欽定古今備武全錄

卷三

四

母，以杜干預政事之漸。始自道武，而文成以下，相率行之。如文明太后無養恂，而賜其母死，皆流弊使然也。

御批通鑑輯覽以漢武懲呂后而殺鈞弋，已屬過舉。元魏乃竟以爲故事，立此滅倫之法，不特因噎廢食，實非人世所宜有之事，大哉。

王言信足維倫紀于萬世矣。至恂冲年輕躁，本未堪君國之重。孝文立爲儲貳，寄以畱守，旋因謀奔代北。

驚擾洛中。手刃宮僚。跡同背叛。其廢黜固宜。向使
孝文慎恙于初。不亟爲建立。則恂之縱逸。何自而
開。下之讒譖。何緣而進。乃始則亟于建儲。先致其
母于死。繼復處之不得其當。釀成嫌釁。致陸琇馳
告于前。李彪構誣于後。終于母殞子廢。賜死河陽。
豈非孝文始謀之不臧。有以啓之歟。

北齊

廢帝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立子殷爲太子。殷。文宣長子也。是爲廢帝。時年六歲。母曰李皇后。七年。文宣如晉陽。太子殷監國。文宣每言太子性質不似我。欲廢之。而立太原王紹德。嘗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之。末年。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尙幼。人將奪

欽定古今備武金鑑

卷三

六

之耳。正道。太子字也。初。文宣命邢邵制名字。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發兒不待也。邵懼。請改焉。不許。曰。天也。因謂母弟常山王演。曰。奪時但奪。慎勿殺。十年。文宣殂。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太子殷卽位。尊李后爲皇太后。婁太后爲太皇太后。尙書令楊愔受遺詔輔政。以演與長廣王湛權重位逼。恐不利于嗣主。乃奏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尙

書事。二王拜職于尙書省。大會百僚。愔等赴之。湛伏家

僮數十人。于坐執愔等。突入雲龍門。送愔等于御前。婁太后臨昭陽殿。李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演奏愔等罪。婁太后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帝不能言。李太后拜謝。婁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丐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斬愔等。是歲婁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演遂卽位于晉陽。是爲孝昭帝。其明年。望氣者言鄴中

欽定古今備武全鑑

卷三

七

有天子氣。昭帝恐濟南復興。密行鳩毒。不從。乃扼而殺之。昭帝之殺愔等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旣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及昭帝出畋。墜馬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遣使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也。長廣王湛立。是爲武成帝。封百年爲樂陵王。會白虹貫日。欲以百年厭之。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奏之。武成怒。使

召百年。百年入。令左右亂捶擊之。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瘞于後園。紹德亦爲武成所殺。

臣等謹案廢帝在東宮時。史稱其溫裕開朗。綜覽

時政。雅有令名。文宣立爲太子。復欲廢之。而立紹德。雖其事未果。而儲位危疑。岌岌乎慮有隱禍焉。蓋以常山長廣二王。地逼而勢盛。太子幼沖之年。仁柔之質。恐其不克有終耳。然旣逆知有變。不思蚤爲之所。而徒明示建儲。導以覬覦。任其篡奪。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八

何如不立之爲愈乎。文宣以殷屬演。演以百年屬湛。卒之入據大統。戕害惟恐不速。先後效尤。殆同一轍。天道好還。理符影響。而文宣之釀成禍亂。實不得辭其責。恭釋

御批通鑑輯覽謂演不能容殷。湛獨能容百年乎。作法不減。丁寧嗟何及耶。

指示深切。所以振聳警聵者至矣。

北周

宣帝

北周武帝建德元年立贇爲太子。贇武帝長子。文宣后崩。武帝諒闇。詔贇總朝政。每巡幸。常留監國。贇好昵近。小人宮正宇文孝伯言於武帝曰。太子春秋尙少。志業未成。請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及矣。武帝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嘗聞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武帝顧謂齊王憲曰。百官佞我。惟運所

欽定古今備載全鑑

卷三

九

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治。豈詔輔之則亂。武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贇不悅。五年。命贇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與宇文孝伯從行。宮尹鄭譯。王端並有寵。贇在軍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武帝怒。乃杖贇。除譯等名。贇大銜之。軌後因侍坐。白武帝言。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贇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武帝遇贇甚嚴。朝見

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冬盛暑亦不得休息。有過輒加捶扑。敕宮官錄其言動。每月奏聞。贊懼矯情修飾。以是過惡不上聞。突厥寇涼州。武帝伐之。以疾留雲陽宮。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付以後事。遂殂。贊卽位。是爲宣帝。卽逞奢欲。曾無戚容。不踰月而葬。詔議卽吉。樂運以爲葬期既促。事訖卽除。太爲汲汲。不從。召鄭譯等復爲近侍。殺王軌。及宇文孝伯。立長子衍爲太子。衍後改名闡。未幾傳位於闡。自稱天元皇帝。大象二年。以疾殂。其明年。

欽定古今備載全鑑

卷三

十

隋公楊堅廢闡爲介國公。尋弑之。北周亡。

臣等謹案周武職嗣守之非才。慮其不堪承統。嚴

於督責。妙簡宮僚。可云悉心諭教者矣。然以宗祧至重。早示建儲。總政領戎。長其驕佚。所謂義方著訓者。僅屑屑於朝見進止之節。隆冬盛暑之勞。而其昵比小人。動多爽德。未能使湔滌自新也。卒乃置王軌之讜言。付孝伯以後事。徒令二人俱死於淫刑。而無裨國計。史譏其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

於宋宣詎不信夫。至贛之昏暴。自絕於天。身旣速
殞。而國亦隨之。固無足言者。而宇文氏之經營締
構。未踰二紀。不祀忽諸。則皆成於武帝始謀之失
也。



隋

廢太子勇

蜀王秀附

隋文帝開皇元年。立子勇爲太子。文帝五男。皆獨孤后生。長曰勇。次煬帝廣。次秦王俊。次蜀王秀。次漢王諒。勇小名覲地。文帝受禪。立爲太子。使參決政事。時有損益。皆納之。文帝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帝王。溺於嬖幸。廢立由此而生。朕旁無嬖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文帝好節儉。勇嘗文飾蜀鎧。見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

卷三

三

而不悅。誠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擬分賜汝兄弟。今賜汝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詣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頻奏若盡取強者。恐

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左右。何用強武。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習。蓋疑頰子表仁。尚勇女。故以此言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責勇。然昭訓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晉王廣知之。愈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遣左右至廣所。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屏匿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齎給事。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愛廣特異諸子。廣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

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耶。廣又拜。嗚咽不止。后亦悲不自勝。廣知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楊素。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用以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嘗恐覘地伐潛害之。素盛言太子不才。后遣素金。使贊帝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

欽定古今備載全錄

卷三

七

候。召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殿殿。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寢息其中。布衣草褥。冀以當之。文帝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東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文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織悉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文帝遂疎忌勇。又令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喧謗。過

失日聞。開皇二十年。文帝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今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臥。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耶。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曰。阿嬈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

欽定古今備載全錄

卷二

五

侍兒曰。是皆我物。新婦初亡。我見其遇毒嘗責之。便懟

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遂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想此何必是其所生。倘或非類。便亂宗祏。我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常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不聽。於是勇與諸子皆被禁錮。收其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

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付法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塗中見一枯槐大五六圍顧左右曰此槐作何器用或對曰堪取火於時衛士皆佩火燧勇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怪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監王以下詣仁壽宮還每

欽定古今備武全鑑

卷三

五

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瑠飾者悉陳於庭以示羣官爲太子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引勇及諸子列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遂詔元旻唐令則等誅戮有差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

陳枉屈。廣過不得聞。升樹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
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癡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
不得見。及帝寢疾於仁壽宮。廣入侍。姦亂事聞。帝大恚。
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兵部尙書柳
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帝曰。勇也。
述巖出閣爲敕書。素聞以白廣。矯詔執述巖繫獄。令張
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殿別室。廣遂弑帝自立。矯詔
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追封爲陵王。不爲置嗣。勇長子
儼。後遇鴆卒。諸子分徙嶺外。遂殺之。蜀王秀在益州。
頗奢僭。聞廢勇立廣。意甚不平。廣恐爲後患。陰令楊素
求其罪狀。譖之。文帝徵秀還京師。付執法者。令楊素推
治之。廣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書文帝及漢王諒姓名。密
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并作檄文。置秀
集中。以聞。帝廢秀爲庶人。幽之內侍省。煬帝時。禁錮如
初。後爲宇文文化及所害。

內晏如。可謂勤於創業者矣。乃再傳失國。亡也忽焉。其釁肇於兄弟之間。而其毒發於君父之際。自縱尋斧。剪伐本根。而柯葉繼隕。廢立亂亡之禍。殆甚於秦之二世。何其酷歟。蓋隋文五男同母。旁無側庶。方以爲前星既定。宗子維城之固。遠軼曩代也。詎知東宮之恩寵漸衰。晉邸之狡謀已啓。內有獨孤。外有楊素。構成包錦。僭過日聞。以致投杼聽讒。竟遭幽廢。瀕死無以自明。是廣之包藏禍心。睨神器奪嫡之舉。早伏於建儲。隋文惑脅牝晨。不自覺悟。迄於抵牾。呼咎悔已莫及。而凶逆隨之。稔惡蕭牆。宗社淪覆。伊誰之咎乎。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廣竊窺主鬯。矯飾希寵。隋文墮其術中。而獨孤后妒嫉險刻。遂使儲位中移。國祚不享。隋之天下。亡於廣而實亡於獨孤。然隋文受制婦人。綱常不振。亦自亡而已耳。恭繹

睿論。洵如軒鏡畢照。物無遁形。而正國閑家之道。所以

弭患未然者。誠不可不辨之於早也。

欽定古今醫說金鑑

卷三



十九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四

唐

隱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附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封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建成高祖長子與秦王及元吉俱竇皇后出隋義寧元年唐國建爲世子開府置官屬又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徇洛陽還授尚書令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欲其習事教并軍國大務聽裁決之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四初高祖起兵晉陽皆秦王之謀許以事成立爲太子固辭而止五年劉黑闥亂河北太子中允王琚洗馬魏徵說建成曰秦王功冠天下中外歸心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殘孽衆不盈萬宜自往擊之以取功名庶可自安建成遂請行敗黑闥於洛水建成性驕侈荒色嗜酒畋獵無度元吉猜鷲好兵多過失皆無寵秦王功業日盛建成乃與元吉協謀傾之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於上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

短秦王嘗侍宴。秦王念母太穆皇后早終。不及見。有天
下。偶流涕。妃嬪因中傷之。曰。海內無事。陛下春秋高。宜
自娛。而秦王輒悲泣。是憎妾等耳。陛下萬歲後。妾子母
將無遺類。皇太子仁孝。必能保全。高祖爲之惻愴。由是
無易太子意。七年六月。高祖幸仁智宮。建成居守。秦王
及元吉皆從。先是。建成私募驍勇二千人爲東宮衛士。
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
突厥兵三百置宮中。又令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
長安。欲爲變。至是。秦王從高祖于仁智宮。建成使元吉
就圖之。又使郎將爾朱煥等賞甲遺文幹。趣舉兵。煥等
至中途告變。文幹遂發兵反。高祖手詔召建成。建成懼
不敢往。詹事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往謝
罪。建成乃詣行在所。叩頭請死。是夜囚之幕中。以兵守
之。召秦王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者衆。爾當自行
還。吾以爾爲太子。秦王軍至寧州。文幹爲其下所殺。傳
首京師。方秦王之行也。元吉及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

德彛復爲營解于外。帝意遂變。復詔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而流王珪等於遠方。九年六月。太白經天。時建成元吉與秦王猜怨日深。秦王嘗從高祖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恐事不果。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夜宴秦王。毒酒而進之。王暴心痛。吐血數升。高祖欲遣秦王居洛陽。悉主陝以東。建成等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留之長安。一匹夫耳。因密使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皆喜躍。觀其意。恐不復來。事遂寢。元吉密請害秦王。高祖不應。行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

卷四

三

臺郎中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無忌告秦王。召杜如晦。謀之。亦如元齡言。時突厥犯邊。建成薦元吉北擊。乃多引秦王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元與俱。又籍秦府精兵益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建成謀於元吉曰。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伏壯士拉殺之。因說帝授我以國。而立汝爲

太弟率更丞王暉密以謀告秦王。長孫無忌等請先事圖之。秦王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尉遲敬德等皆勸早決計。秦王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且曰：臣無負兄弟，今欲殺臣，是爲世充建德復仇。臣實愧見諸賊於地下。高祖驚報曰：明旦當窮治，爾必早參。明日秦王率長孫無忌等伏兵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

欽定古今備載全書

卷四

四

秦王射建成殺之。敬德射殺元吉，俄而東宮齊府兵三千攻元武門，矢及殿屋。敬德以二人首示之，衆乃散去。

高祖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爲之奈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高祖曰：此吾夙心也。乃召秦王慰撫之。秦王號慟不能止，遂立爲皇太子。高祖自稱太上皇。是年八月，詔傳位太子，固辭不許，乃卽位。是爲太宗。追封建成爲息王，諡

曰隱。追封元吉爲巢王。謚曰刺。

臣等謹按唐有天下三百年。制度規模。媲美兩漢。太宗之開基定業。尤爲三代以下賢君。乃其始以兄弟之禍。致多慚德。斯固不能爲太宗諱。而高祖嘗於先事。實有以召之也。夫秦邸功勳寢盛。衆望翕歸。啓基天人。允宜嗣服。若建成以聲色遊畋爲事。承祧繼體。詎足當箴。高祖不熟思諦審。爲奠安社稷之圖。於大寶初登。卽令建成正位主器。斯已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卷四

五

啓矣。而前起晉陽之師。後討慶州之甲。則又再許秦王爲儲貳。反復周章。幾於置基不定。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高祖泥古而立建成。卽當有以處世民。及文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顧乃外惑佞臣。內牽嬖妾。濡忍釀禍。誰執其咎。誠探本之

至論也。向令高祖以付託綦重。內斷於心。勿狃於嫡長之言。勿亟爲冊立之事。不特建成之驕侈。陰折其

萌。彼鷲如元吉者。亦何所施毒乎。至元武門之變。聖祖御批。斷以高祖不能早定大計。優柔致禍。太宗不能委蛇善全。骨肉相殘。固由其謀之不臧。匪獨所遭之不幸。

御批輯覽引而申之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高祖既不早見及此。行一不義。聖人不爲。太宗能無深疚斯言。可以

折衷古來衆訟之紛紛矣。

欽定古今備載全錄

卷四

六

太子承乾 魏王泰附

唐武德九年。太宗卽位。冬十月。立子承乾爲皇太子。承乾。長孫皇后出。始封常山郡王。後徙封中山。太宗卽位時。年甫八歲。立爲皇太子。貞觀四年。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斷。不服。然後聞奏。每行幸。則令監國。承乾好聲色游畋。居宮中。與羣小相褻狎。飾非辨給。時東宮官屬。若于志寧。孔穎達。令狐德棻。張元素。趙弘智等。皆天下選。承乾震勵禮法。數有規爭。太宗必厚賜

欽定古今備載全錄

卷四

七

金帛以厲其心。然承乾卒不遵寵昵宦官。治宮室。妨農功。役使僕御。不許蕃休。私別笑厥入宮。嘗怒志寧言切直。遣張師政紇于承基往刺之。時志寧方居母喪。寢處苦塊。二人入見。不忍殺。乃去。太宗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於是承乾發取無度。張元素諫曰。恩旨未及六旬。用物已逾七萬。驕奢無藝。孰有過此。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又以久不見賓友。上書切諫。承乾惡之。夜令戶奴以槌伺擊。幾殆。時魏王泰有美名。帝愛重之。而

承乾有瘳疾。過惡屢聞。懼見廢。與泰交惡。泰亦謀奪長各私樹黨。承乾陰令人稱泰府典籤詣元武門上封事。帝省其書。言泰罪狀。帝怒。捕之。不獲。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帝數譴責之。由是怨望。承乾與之善。嘗襲氈爲鎧。列丹幟。勒部陣。與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爲樂。不用命者。挾之至死。謂左右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陰遣刺客統千承基等。殺魏王泰。不克。遂與元昌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喃賢。並爲誓。謀以兵入西宮。

欽定古今備載全錄

卷四

八

十七年。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卽上變告。帝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詔廢承乾爲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承乾旣獲罪。魏王泰入侍。帝面許立爲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帝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惟有一子。當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

授國晉王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太子。復寵愛泰。嫡庶

不明紛紜至此。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流涕曰：吾不能也。泰恐帝立晉王，謂之曰：汝善元昌，得無及乎？晉王憂形於色。帝怪問之，以狀對。帝憮然始悔立泰之言。謂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良曰：我三子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奪刀以授晉王，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帝乃使晉王拜謝曰：舅許汝矣。卽御太極殿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是爲高宗。帝謂侍臣曰：我若

欽定古今備武全鑑

卷四

九

立泰，是太子之位，可以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尋改王順陽，居均州之鄖鄉。帝復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高宗小字懦恐不能守社稷。

吳王恪英果類我，欲立之，何如？無忌曰：太子仁厚，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帝乃止。高宗卽位，詔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膳異等，薨於鄖鄉。

臣

等謹案承乾立爲太子時，年甫八歲，史稱其敏。

惠識大體。當日東宮僚屬。品望文學。均極天下之選。輔導規箴。不遺餘力。宜其德行懋修。克膺神器之重。乃年既寔長。過惡日聞。嫉正若讎。陰圖戕害。甚且踵齊州之覆轍。結漢王之陰謀。卒至廢徙而不悟。何歟。蓋太宗卽位之初。未及改元。遽冊太子。其時方在弱齡。質性未漓。尙無失德。厥後狎昵羣小。聲色慢游。辨給之才。足以飾非。忠正之諍。不聞納牖。如孔穎達。于志寧。譖臣。太宗厚賜金帛。冀以愧厲其心。而怙過彌甚。至泰以文辭被寵。恣其驕溢。幾有匹嫡之嫌。遂至各樹朋黨。互相傾軋。

御批通鑑輯覽謂承乾之廢。雖不盡由泰之搆讒。然其覬覦已非一日。至於殺愛子以要寵。則肺肝如揭。太宗以兩棄處之。可謂得當。然承乾輩之鬪牆。與建成元吉如同一轍。幸未至元武門之甚耳。

明訓昭然。使萬世益凜天道好還之誠。而太宗建儲早計。以致太子不終。藩臣窺伺。豈非自貽伊戚乎。迨

晉王旣正儲位。復以柔懦爲疑。胸無卓見。御批以太宗旣不審定於前。乃欲屢易於後。且此何事。而與其臣謀之。卒至高宗立。而有武氏之禍。唐室幾亡。或以無忌爲能安嫡。不知其實爲罪魁。至論挾微。信非管蠡所能窺測者矣。

懿德太子重潤

高宗永淳元年。立重潤爲皇太孫。重潤。中宗子。韋后所生。本名重照。避武后諱改焉。中宗爲太子時。生於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是歲立爲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彞。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于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子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卷四

三

本支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彞等奏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級。旣而帝疑其非法。卒不補授。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以太孫留守京師。及中宗遷房州。太孫府廢。貶爲庶人。幽之。帝復位。封邵王。大足元年。張易之兄弟得幸武后。或譖重潤與其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壻竊議。后怒。杖殺之。年十九。重潤秀容儀。以孝友稱。死非其

罪人皆悼惜。神龍初。追贈皇太子及諡。

臣等謹案自漢魏以後。未有太子尙在青宮而復立太孫者。高宗屢建儲位。鮮能保終。至立中宗爲太子時。已歷三變。宜其怵然爲戒矣。乃猶不鑒前轍。輒復開太孫府以置官僚。一時議禮諸臣如裴敬彛王方慶輩。心識其非。不能堅持力諍。轉依違附會。以孫爲王父尸之女。曲行將順。迨詔議官屬帝亦以非法爲疑。而竟無有匡正之者。迄乎中宗之世。重潤已廢。復封武氏之猜忍已深。讒譖乘間構之。卒遭非命。揆幽禍源。蓋不始于封邵王之時。而實開于立太孫之日也。高宗旣不克保其子。復致延及其孫。所謂燕詒者安在。是則周亂唐紀。雖天稔厥禍。豈非繫于人謀之不善哉。

節愍太子重俊

中宗神龍二年七月立子重俊爲皇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後宮所生。始封義興郡王。改封衛王。至是立爲皇太子。重俊性明果。然未有賢師傅。舉事多不法。秘書監楊瓌。太常卿武崇訓。並爲太子賓客。二人皆主壻。年少無學術。惟以狗馬蹴鞠相戲昵。左庶子姚珽。數上書諍導。右庶子平貞懷。又獻策。經議養德。傳以諷。重俊皆優納而不克用。時武三思。挾韋后勢。將圖逆。深忌重俊。崇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

卷四

五

訓又三思子尚安樂公主。常教主凌辱重俊。以非韋氏出。呼之爲奴。或勸主請廢重俊爲王。自爲皇太女。重俊不勝恚忿。景龍元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趨蕭章門。斬關而入。索韋后安樂公主所在。又昭容上官婉兒。素與三思通。扣閣索之。后挾帝馳赴元武門樓。召左羽林將

軍劉仁景等。率留軍飛騎拒之。多祚兵不得進。帝據檻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忽爲亂。若能歸順斬賊者有賞。於是千騎倒戈斬多祚等。餘黨遂潰。重俊奔終南山。遣果毅趙思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鄂縣西。爲左右所殺。詔殊首朝堂。獻太廟。并祭三思崇訓之柩。睿宗立。加贈諡。初重俊被害。官屬莫敢視。惟永和丞甯嘉勗解衣裹首。號咷時人義之。宗楚客怒。收付獄。貶興平丞卒。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卷四

五

臣等謹案史言中宗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

蓋武氏之後。繼以韋氏。禍亂接踵。可謂極矣。中宗

有子四人。皆不得其死。而嗣亦不傳。論者謂自絕

於天。故天穢其德而絕之。殆不爲過。當重俊之立。

在神龍復辟之年。其時武后已歿。凶焰幸熄。宜前

星之得安其位也。乃以武三思之忤忌。安樂公主

之欺凌。遂致憤激稱兵。鋌而走險。無異戾園之斬

江充。而奔竄之餘。至於殊首朝堂。告祭三思父子

之樞。則其禍爲尤甚。計立儲以及隕身。甫屈一暮耳。重潤之譖死。武氏爲之。重俊之兵死。韋氏成之。而要皆中宗失道。不能持魁柄以遏亂萌。故養癰屢潰。而不知警悟。使非臨淄戡定。纂承大統。則唐祚不幾於中絕耶。

太子瑛

元宗開元三年正月立子瑛爲皇太子。瑛元宗第三子。母趙麗妃。始封真定郡王。進封郢王。至是立爲皇太子。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胄禮。明年瑛加元服。見太廟。十六年納妃薛氏。初瑛母本伎人。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卽位。擢妃父元禮。兄常奴。皆至大官。而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瑒母劉氏。亦帝在臨淄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異等。太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卷四

七

子及二王母寢見疎薄。瑛與瑤瑒等以母氏失職。頗快。惠妃女咸宜公主婿楊元孫。常伺太子短。以告惠妃。妃訴於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衍。天下方深慶幸。今三子不聞有過。奈何一旦廢棄之乎。且太子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默然。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奏聞。帝爲動容。故太子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

甫專國。數稱壽王之美。以阿妃意。妃深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復構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薛鏞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瑛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甲而來矣。帝使中人視之。如其言。遽召宰相議。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帝意乃決。並廢爲庶人。尋賜死。天下寃之。號三庶人。其年惠妃數見庶人爲祟。因大病。召巫祈請。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崇乃正。

欽定古今備載全錄

卷四

天

臣等謹案明皇卽政初年。勵精圖治。開元之際。幾

致太平。及天寶中。以溺於嬖愛。窮極泰侈。遂致竄身失國。論者謂貴妃楊氏實爲女戎。不知武惠妃擅寵後宮。恣行蠱媚。已在楊氏之先。明皇始以瑛母得幸。立爲太子。繼而太子與鄂光二王之母。漸見疎薄。惠妃母子。寵絕等倫。而掩袖之讒。半夜之泣。浸潤乎其間。重以奸相險詖。曲加傾陷。雖以張九齡之持正不阿。侃侃陳諍。幾於力可回天。迨身

既罷斥。而事卒不可爲矣。夫以儲位之故。構煽交乘。致明皇一日而殺三子。是惠妃韓閹之禍。更烈于太真。而明皇愛憎屢移。不思所以保全其子。庶人之獄。天下銜冤。固不待安史亂逆。而國勢已岌岌乎殆矣。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莊恪太子永

文宗太和六年十月立子永爲皇太子。永，文宗長子。母王德妃。初封魯王。帝以永年幼，宜得賢輔，因召王傅和元亮問事。元亮以卒史進，不知書，一不能對。帝謂宰相曰：王質性可教，宜擇賢士大夫爲官屬，不可復用元亮輩。於是以戶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太常卿鄭肅兼長史，戶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初，帝以晉王謹愿欲建爲儲貳，未幾晉王薨，帝哀悼甚，不復議東宮事。久之，乃有是命。開成三年，詔宮臣詣崇明門謁，朔望侍讀。偶日入對，太子稍事燕游，不能循法度，保傅戒告不納。又母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怒，御延英殿，引見羣臣，議廢黜羣臣，頓首言：太子春秋盛，可俟改過。且國本至重，願加寬宥。御史中丞狄兼謩涕泣固諍，帝未決。翌日，羣臣又連章論救，意稍解。詔太子歸少陽院，以中人護視。誅倖昵數十人，敕侍讀竇宗直、周敬慎仍詣院授經。然永終不能自白其讒，而行已亦不加修也。是年暴薨，帝悔。

之明年詔以陳王爲太子嘗宴會靈殿俳兒緣橦有一人環走其下憂怖若狂問之乃其父也帝感泣謂左右曰朕富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遂召教坊劉楚才宮人張十二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立命殺之。

臣等謹案文宗承怠荒之後恭儉以率天下思得賢士大夫輔導魯王俾克成就其德意非不善也。

乃自有東宮之命寢事燕游不遵矩度雖宮僚以

時謁對而正言戒告置若罔聞則所以致譖毀之端者固不專係其母之愛弛矣厥後廢黜之舉以

羣臣固爭幸得中止而究不能被濯自新故萋菲之讒至死無由一雪迨會靈設宴感動泣下立誅教坊宮人等以正構陷太子之罪而始之不愼悔已莫可追矣然則文宗所云富有天下不能全一

子者豈待入少陽院而始知其不終哉蓋當建儲之日早有以啓其侈心而召夫釁隙也詎非千秋

之炯鑒歟。

欽定古今備式金鑑

卷四



三

